

人物志

# 孔尚任留在泗水的传奇往事

庄新明

的泗水魏庄收租，酿出“撞钟闹宅”事件，引发兖州府、泗水县与衍圣公府的矛盾。

毓升后裔一度回归祖籍地，后有一支重返尚庄。毓长支系有的常居尚庄，有的迁居泗水胡家庄。目前，尚庄的孔尚任后裔达200余人，主要居住在村西南“前官宅”。

在尚庄，孔尚任后裔中流传着“引龙侯”传说。康熙二十三年冬，康熙帝到曲阜祭孔，孔尚任以圣裔身份被推举为筵前讲经者，兼任导游，引圣驾观览孔庙、孔林等圣迹。康熙帝龙颜大悦，破格任用他为国子监博士。

一天，康熙帝骑紫骝龙驹出巡，文武官员护驾身后。学士葛里哈与孔尚任有隔阂，用锥刺孔尚任坐骑，那马疼痛难忍，跑到康熙帝马前去了。

这可是触犯君王了，不料帝大笑，说：“尚任这书生，今儿上蹄下跳，活像猴儿耍戏。”孔尚任赶紧下马，跪下高呼：“谢万岁御封之恩。”帝问：“何以谢恩？”孔答：“刚才圣上封我为侯，臣下甘当我主马前‘引龙侯’！”帝笑答：“尚任真是才人辩士啊！”

又传，孔尚任在石门山写完《桃花扇》，向东穿过朝阳洞，来到10公里之外的泗水凤仙山，在山崖休息，随手扔掉一粒桃核，竟留下了一株桃树，每年春天桃花缀满枝条。文人雅士以孔尚任字咏之，雅称“聘之桃花”。

泗水是先贤仲子故里，仲子是孔门高足，七十二贤之一，位列孔门“四科十哲”。仲子六十三世世曾孙、世袭五经博士仲承述，与尚任相交。

仲承述，字显武，号麟舟，别号陪尾山人，于泗水陪尾山麓，构草堂为别业，俯瞰繁

星泉，号为“繁星草堂”，著《陪尾山人诗集》十二卷。

康熙二十四年四月，他携诗稿《鹤洲近草》即《陪尾山人诗集卷之一》，进京向国子监博士孔尚任请序，尚任应之，写道“盖麟舟故先贤仲子裔也，仲子昔在圣门，赋兼人之质，学造升堂，而麟舟世代相承，犹有先人遗风”“乃得尽读其桑梓之豪吟，及往返京华之题咏，见其神情清劲格老意真，长篇短章无一不带性灵，若非具兼人之才，抱兼人之气，何克有此乎？余益叹其笔峰之雄健，渊源有自，非可为他人袭取也。况从此而精进不已，必有数倍于此者出，将纵横中原，独建旗鼓，震天撼地，吾又安能限其勇往之所至哉”。

尚任、承述同游泗水，交好廪生杨天成，二十余友人作《题杨天成画像诗》。尚任《题赠君五字翁》写道：“秋色苍茫草树深，节当落帽起高吟。何人堪对杯中物？满眼黄花自赏心。”落款是壬辰腊月，当为康熙五十一年腊月。

尚任与承述长子蕴锦是忘年交，蕴锦字纲文，别字藿斋，号暗江，雍正三年袭五经博士，著有《藿斋诗集》。尚任在年龄上是蕴锦的父祖辈，蕴锦之弟蕴舒娶于圣后裔，曲阜县世职知县孔兴认之女，是尚任的孙辈。

尚任曾任户部主事、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，户部又称农部，时称孔农部。康熙四十年三月，尚任罢官赋闲，与蕴锦偶有唱和。

蕴锦留下了《奉和孔农部尚任枉驾里门留赠元韵》，诗云：“河干蒲柳愧篙杉，蓬户何当解弊衔。一夕春风留皓月，三竿晓日促征帆。江天雨露菜羹空，淮海人文书函。负笈南都终有愿，梅花岭上醉青衫。”

康熙五十七年正月，尚任卒，蕴锦悲痛欲绝，作七律《挽孔农部》：“百代祠宗起岸堂，典型去后鲁城荒。浮香亭畔孤明月，洙水桥头老白杨。梅岭无人传锦绣，桃花有意鉴兴亡。思君多少伤心泪，野草寒烟对夕阳。”知音难觅，知己难求。尚任的离去，蕴锦心伤欲裂。

山有情，水有情，最热是亲情，泗水现存的孔尚任撰文碑刻是最好的明证。其一为“手书《重修中都关王庙记》”，在圣水峪镇东仲都村“关王庙”。此碑方形，宽70厘米，高66厘米，左上角刻“大清国”三字，康熙九年二月十九日立，孔尚任沐手为记，记述康熙九年重修关帝庙经过，碑文不能全识，文意不能尽知。

其二为“明代知县王国儒墓碑”，在金庄镇东善义村。王国儒，泗水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曾任北直隶顺天府宝坻（今属天津）知县。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五，清军攻陷泗水，国儒与子光印殉难。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一，国儒曾孙、候选县丞宜民等人立碑，延请孔尚任题字。

①孔尚任塑像②古籍《桃花扇》



而坐，听芦苇从里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听高柳叶间的蝉鸣，凝神一硕大的红色荷花。偌大的公园里，只有我与荷花的对视。

去往风荷亭的逶迤栈道，踩上去咯吱作响。不远处，就是“李杜会”塑像。不禁想起李白“碧花生幽崖，朝日艳且鲜”，杜甫“圆荷浮小叶，细麦落轻花”的诗句。亭畔荷花千姿百态，“惟有绿荷红菂萼，卷舒开合任天真”。荷花灼灼，菂萼羞赧，两个老者手持相机，试图拍摄出他们眼中最美的荷花。

夏荷，是古南池夏天的主角。《济宁市志》就有记载：“夏日荷花盛开时，清香袭人，而白莲尤盛，每有游人宴宴于是。”看来，“南池荷净”的盛景是名副其实的。

## 南池的荷花开了

张恒利

畅游济宁

古南池的水丰，荷花自然不少。甫进园内，弥漫的淡淡荷香就萦绕着，整个人都有了香气，鼻翼不自觉地动了两次。

荷叶似擎盖，荷花如繁星。站在竹翠桥上，一面是荷香池，花上偶有蜻蜓点水；一面是北辰湖，倏忽间蹿出来的野鸭子悠然于水面，稍一惊动，便迅疾滑出几米而沉入水中。

东码头的曲折木栈道，专为赏荷而

中国节气·夏至

## 岁月深处的新麦面条

闫文松

默契里，沉淀着生活悠悠的温度。

光洁的面团放到案板上，撒上少许的面粉，妈妈双手推压着擀面杖在面团上来回滚动，仿佛要把生活里那些细碎的褶皱，在反复的碾压中熨平。面团由厚实渐至纤薄，待薄如蝉翼时，妈妈娴熟地将面皮叠成长条，菜刀在面皮上“哒哒哒”地游走，顷刻间，细白的面条宛若梳理好的丝线摆满了案板，恰是她把日子也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我烧的灶膛里，柴火哔哔啵啵作响，鲜红的火苗上蹿下跳，舔舐着漆黑的锅底。水沸腾时，妈妈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顺手抹了一把汗，双手捧起面条轻轻抖入咕嘟咕嘟的水中。

不多时，面条盛入青花瓷碗里，撒上白绿相间的葱花，浇上清亮的麻油，爸爸又端来一碟亲手腌制的咸鸡蛋。热气腾腾的面条，入口爽滑劲道，麦香在唇齿间晕开。随着面条的咀嚼，咸蛋黄的沙糯，融入烟火灶膛里的柴火气息，缠绕着一家人的味蕾。余汤尚温，碗中爽帖。夏至的仪式感，在新麦面粉第一碗的手擀面中完成了。

时至今日，灶台前妈妈弯腰和面的身影，跳动的火苗，还有“哒哒哒”的切面条韵律，总在记忆深处晃荡。一碗夏至手擀面，融合绵长的母爱，一直温润着我成长的岁月。每次想起这光影，心里就像盛了一碗刚出锅的夏至面，热乎又饱满。

梅梅 摄影

乡情

## 故乡的种地与收粮

程公伟

在关于故乡的记忆中，最多的是与土地打交道，种收庄稼的情形。我家种过地瓜、小麦，也种玉米、棉花等。而关于种地，记忆最深的是旧时主粮地瓜的种收。

地瓜初夏栽种，秋天刨收，中间还有人工翻秧等活计。刨收季节到了，总是全家一起去。把地瓜秧拔掉，再从土地里刨，硕大的地瓜露出地面的那一刻，总是让人惊喜，许多地瓜堆满一地，更是喜人。

收好的地瓜，大部分要擦成地瓜干，摆在地里晾晒。过几天完全干好再收起来，用地排车拉回家，放进秫秸围成的圆柱状的筒子里。需要用的时候，取出一部分，打成地瓜面，做成煎饼，就是一段时间的主食。

收好的地瓜除了擦干，也会拿出来一部分放到地瓜井里储藏。地瓜井要从地面垂直挖下去，直径差不多有1米，一般挖到约有两三米深，两壁留出些许小坑，方便人脚蹬着上下，底部挖出宽敞的空间。

一般用绳系上篮子，一筐一筐地往下运送地瓜。在井底把地瓜摆放整齐，井口盖上盖板，上边埋上土，盖上庄稼秸杆，外人几乎看不出来。

放在井里的地瓜，几乎可以保鲜一个

冬天，吃到来年春天。想吃地瓜的时候，就打开井盖下去人取出一些。地瓜可以煮着吃，也可以做成地瓜汤。

旧时插种地瓜秧苗，去老远的地方挑水浇灌，还有刨收地瓜，擦成瓜干晾晒，然后装车拉回家储藏的情形，现在仍是那么清晰。虽然有劳累，也有喜悦，更有满足。

有一年种地瓜的情景，我终生难忘。周末从学校回去，正赶上家里种地瓜，也正巧要赶上在邻人抽水浇完地之前，我家要抢着把地种上。

家里人不停地一棵棵栽着秧苗，从地头人家浇地的沟里，迈着地瓜垄一趟趟往自家地里挑水，浇灌栽好的秧苗。

等地秧全部栽完，全家人累得疲惫不堪，我更是一动也不想动了。我能感受到母亲的心疼和无奈，也再次体会到了农人种地的艰辛。

除了收种地瓜，记忆深刻的还有收种麦子的情景。麦子当年秋季播种，次年夏季收割，需要播种、浇灌、镰割、打场、晾晒等等，时间紧、农活重，是过去最忙最累最辛苦的劳动。

在收种庄稼的记忆中，难忘的是母亲的劳累。集中收种庄稼时，我们都能帮一些忙，而常年的浇地、除草之类大部分的劳



## 难忘的南旺

山东济南 房照远

行走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匆，岁月的年轻一晃而过。在外待的时间长了，总是会想念老家的一切。那清飘飘的风，黄油油的土，那村头的石磨盘，那地里的大豆和棉花，还有爱吃的高粱米和老地瓜。

每当遇到老家的亲人和朋友路过济南，我总是格外欢喜和亲近。前些时候，遇到老家的同学，一起说到小时的乐趣。下河逮鱼，上树摘果，那可是家常便饭，小菜一碟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，我们属于放生的小孩。每家都三四儿女，只要是会走路，任由几个孩子去玩耍。父母忙着下地干活养家，吃饭睡觉时才会想起我们，大多站在大门口或村头喊我们回家，声音传遍整个小村庄。

我小时候长得精瘦，也机灵，胆也大，就是嘴馋。每到瓜果飘香时，会趁着月黑风高，直奔瓜地而去，避开瓜主，美美地吃瓜。现在我爱看西瓜，比任何水果都有感情，可能就在那时衍生的吧……

调皮捣蛋只维持到10岁前，大一点就是截然不同的人了。我爱看书，小说只爱长篇的，短的总是不过瘾。

我的老家是济宁市汶上县南旺镇的乡村，祖辈都是老实善良的农民。老家镇上，是我三姑嫁的地方。奶奶爱听戏，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和十月初十是南旺会，一年两次，都是连着4天。我会提前两天跟着奶奶去三姑家住下，赶会听戏是一年不落下的事情了。

80年代初农村的会，是为了四邻八村生活生产娱乐的集会。凡是村民需要的，会上都有。而听戏，是那个年代人最难以忘怀的精神大餐。

南旺，坐落在老运河边上，古时风景秀丽，庙宇祠堂学堂众多。上初中时，教语文的张老师讲述南旺的由来，说：孔子做中都宰，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，而崇尚儒家思想的道义，在他任上得以发挥最大的作用。

体恤民情，为官清廉。有一次孔子带着弟子们去我老家，见旖旎百里的芦苇，宽阔的河套，鱼鹰成群，水田肥沃，无不为之着迷。临走时，脱口而出“真是难忘啊。”老家的方位在汶上即孔子时代的中都西南角上，取谐音“南旺”为名，自春秋时流传至今。

说到南旺龙王庙，更是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地方。80年代，庙宇大门还有一些古老的禅韵，院墙也还在，青石板铺的小路还有些沧桑的痕迹，而庙堂已变成小学堂了。

我心中最美的记忆，就是摘皂角。那长在龙王庙里面的皂角树，在我小时候就比大人的腰还要粗了，不知这皂角树是否还在。

南旺是古运河流经之地，我们和附近的几个村庄都在运河边上，村子的名字是按相距镇与河的里程命名的。比如我们村叫十里闸，相距运河十里。有的村名就叫三里堡、五里堡、柳林闸，再远的还有二十里堡、三十里堡等等。

家在运河岸边的人，从小就会游泳，那一片一片的芦苇，还有水塘、石闸、河蚌鱼虾，那可是如数家珍的。

在我们乡下，南旺酱园是记忆中吃喝玩乐都少不了的大地方。进门是一所古朴的大院，一口口大缸整齐排列。最前面一排是酱油缸，后面一排是醋缸，再往后是盛大酱的缸。最后两排最惹人喜爱，是腌菜缸，有酱大头、小萝卜、酱三丝、酱辣椒，酱花生是我最喜欢吃的。

每到年关，家家户户都会去酱园打一桶酱油，一桶醋，留着过年吃。讲究的人家，还会买上几坛子酱菜留着解馋。这些记忆，在我心中和梦里已回顾了好多次了。现在吃到的老家酱菜，已没有了最初的味道。

往事随风吹散，一眨眼间，我已进不惑之年。心头牵挂的，是自己年迈的父母，也牵挂着那里的一切。

杨国庆 摄影

故里钩沉

## 石榴花的背后

李瑞国

又是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的时节，小区墙外的石榴花开了。迎着阳光远望，如同苍翠环绕的红灯笼。

“浓绿万枝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的石榴花，热情奔放，吉祥富贵。而整个季节，隐在心底的往事也徐徐浮现。

小时农村老家3间茅草屋的东窗下，长着一棵石榴树，也是院子里唯一绿色的生命。手腕粗细的几根主干，紧紧地拧在一起，离地20多厘米时慢慢散开。那树干深褐色，树皮龟裂，沟壑纵横，写满着无尽的沧桑。

树干盘旋扭曲而上，好似飞起的虬龙，便也有了多个龙头昂扬着。花繁叶茂时，龙头上披红戴绿，生机盎然。做语文老师的父亲，无数次吟诵着“石榴花照艳阳天，春风轻拂满园仙”，盛赞这棵古老的树。

这久经风霜的树，连祖父都不晓得栽于何年何月。从每年发芽的一刻，我每天像观赏宝贝一样，凝神地看上一阵儿。有一天，我看见一朵硕大的石榴花，薄如蝉翼的花瓣随风舞动。花下有一块大石板，再下方的四周，是用青砖砌成的中空墙基，对着石榴树的地方留出一砖大小的人口。于是，这石板下便成了家禽宿窝的窝。

石榴树，家禽舍，大石板，也是我童年的乐园。我搬了把小椅子，放在石板上，猛地跳上石板，麻利地站到小椅子上，一只手抓牢胸前的大树枝，另一只手伸向又大又红的石榴花。

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揪心的刺痛如电流般，从花下的手指传遍全身，花下顿时飞出了几只马蜂。慌乱中双脚齐跳，从椅子上蹦下，在石板上打了趟，脑袋上的疼痛接踵袭来，双手抱头从石板上跳将下来，边跑边大叫：“马蜂！马蜂撞我了！”

房间里的父亲顶着床单冲了出来：“快！快进屋！”风驰电掣地将我搂入怀中，躲进了屋内。

父亲急忙取来白醋，倒向我的头和手部。我使劲地睁开眼睛，看到红肿的手指，立时懵了，似有千万只蚂蚁爬上脑袋，不禁惊恐地问：“我还能活吗？”

父亲心疼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幸亏躲得及时，不然要出大事！你招惹马蜂做甚？”

几十年过去了，每次走过身边的石榴树，眼前摇曳着花的鲜红时，都不能忘记石榴花里的马蜂，以及父亲的忠告——千万别被眼前的美艳迷住，说不定那后面藏着始料未及的祸根。

外地人看济宁

## 孔林里的于氏坊

江苏连云港 陆琴华

“在中国，作为一个家族墓葬区，有这么大的面积，有这么长的历史年代，是独一无二的了。”这是当代社会活动家郭沫若说的一段话。而这段话里的“一个家族墓葬区”，不是明代的十三陵，而是孔林。

孔林又称至圣林，位于山东济宁市曲阜市城北1500米处，是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，也是包括孔府、孔庙在内的“三孔”之一。2021年和2022年春节过后，我两次来到曲阜一家艺术学校任教高复班语文，教学之余，常常来到孔林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不知不觉，在脑海里就萌发了一个疑问：孔林里的正北面怎么安葬了乾隆皇帝的一个女儿？

那天阳光灿烂，来到孔林，我还是觉得有些幽森。我被这儿的苍苍林木所笼罩，也被络绎不绝的人流所裹挟。众所周知，从鲁哀公十六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79年，到今天已有2400多年了，孔林里的墓家已经超过了10万座。

乾隆女儿葬这里？打开手机搜索，乾隆育有22个儿女，其中5个公主先后嫁给了满族贵族。而孔子及其后裔，都是地地道道的汉人。众所周知，清初祖训，宫中禁止蓄养汉族女子，宫女都来自八旗及内务府属三旗。

清朝进占中原，满汉界限非常严格，婚姻、子嗣、继承各有规定，这时有“满汉不通婚”的规定。可是，导游不这么认为，还为我讲了乾隆女儿嫁到曲阜的来龙去脉——

乾隆有个女儿聪慧善良，脸上还有胎里带的一颗黑痣。这颗黑痣，给本来就漂亮的女儿又添了一份魅力。可是算命先生说，这颗黑痣不主贵，而是“主一生有灾”。乾隆听了夜不能寐，这可咋办呢？

算命先生指点迷津，这个女儿必须嫁给一个有福的人才能免灾。身居高位的人有福吗？拥有巨额财产的人有福吗？满腹才华的人有福吗？好像都不是，只有圣人的后代才最有福。而这圣人的后代不是别人，是孔子的后裔。

曲阜是“万世繁荣的圣地”，孔家是“天下第一”，这样乾隆就把这个女儿嫁给孔子第72代孙、衍圣公孔晫。可是皇帝乾隆姓爱新觉罗，到了曲阜，他的女儿怎么改名换姓了？清朝有满汉不通婚的规定，乾隆就让这个女儿先认汉族军机大臣、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为义父，再以于家女儿的名义嫁给了孔晫培。

导游进一步讲解说，女儿下嫁到曲阜后，乾隆皇帝一直牵挂。在位期间，曾经8次来曲阜祭祀孔子并看望女儿。把女儿下嫁给汉人，看似无奈，其实也印证了乾隆有意突破“满汉不通婚”的规定。这时我就想，要是纳兰容若生在乾隆时代，而不是康熙时代，他和汉族女子沈婉婉说不定就结为夫妻了。

掠过那块精雕木雕牌坊——于氏坊，再看其他地方，于氏坊南面不仅有清道光皇帝的谕旨，北面还有对乾隆皇帝这个女儿的一番褒奖——鸾音褒德。就算乾隆皇帝的女儿下嫁到曲阜是一段美丽的传说，看到这里也就不得不相信这个传说是真的了。